



Eugene Braunwald

and the Rise of Modern Medicine

Thomas H. Lee 著 | 李文良 译

从医生到医学泰斗

尤金·布劳恩瓦尔德与现代医学的兴起

嘉会医学丛书

从医生到医学泰斗
尤金·布劳恩瓦尔德与现代医学的兴起
Eugene Braunwald and the Rise of Modern Medicine

Thomas H. Lee 著

李文良 译

嘉会医学丛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EUGENE BRAUNWALD AND THE RISE OF MODERN MEDICINE
by Thomas H. Lee
Copyright © 201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Jiahui Med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Group Co.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医生到医学泰斗：尤金·布劳恩瓦尔德与现代医学的兴起 / (美) 托马斯·H·李(Thomas H. Lee)著；李文良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1

(嘉会医学丛书)

ISBN 978 - 7 - 5478 - 4199 - 0

I. ①从… II. ①托… ②李… III. ①尤金·布劳恩瓦尔德—传记 IV. ①K83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7383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 - 2018 - 977 号

从医生到医学泰斗

尤金·布劳恩瓦尔德与现代医学的兴起

Thomas H. Lee 著

李文良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71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www.sstp.cn)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7.75 插页 4

字数 260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8 - 4199 - 0/K · 32

定价：6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工厂联系调换

献给

索海拉(Soheyla)和我们的女儿们
思敏(Simin)、塞布丽娜(Sabrina)、阿里安娜(Ariana)

——你们是我 20 世纪
移民美国获得的四个美妙的额外收获

中文版序一

如常的岁月，传奇的人生

——唯一的布劳恩瓦尔德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脏病学教科书是哪一部？许多人心中只有唯一的答案——《Braunwald 心脏病学》；当代最杰出的心脏病学家是哪一位？许多人心中也只有唯一的答案——尤金·布劳恩瓦尔德。

常有人问他：“您还在工作吗？您还在做研究吗？您还在编书吗？您还在参加学术会议吗？”每个回答都是肯定的。布劳恩瓦尔德说：“我还在如常的岁月中，并且享受着这一切。”

1938年的夏天，当布劳恩瓦尔德只有8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放弃了所有的财产，带着他和弟弟逃离了纳粹占领的维也纳，辗转来到纽约。和众多犹太移民一样，布劳恩瓦尔德一家居住在布鲁克林区，父母辛勤地工作，孩子们刻苦地学习。同时代的很多犹太人都成为了精英，在商业、医学、法律、艺术等领域有所建树。布劳恩瓦尔德也是这些杰出犹太人中的一员，他成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心血管病研究部首席专家、哈佛医学院教授、布莱海姆医院医学部主席，他对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和医学教育的贡献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那个时代，医学充满了无奈和宿命，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包括急性心肌梗死在内的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主要是观察和改善症状。布劳恩瓦尔德和同事们致力于通过临床研究回答这些问题，使疾病可以治疗，甚至可以预测。这是一种医学模式和思维的变革，《Braunwald 心脏病学》也记录了这些变化。

现代医学的知识增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代，医学教科书每隔4年就

需要更新一次。但更新的速度仍旧落后于知识的更新,可能教科书还没有出版发行,新的临床研究已经问世。这几年,我担任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内科学》的主编,和众多编委一起工作,从知识海洋中精选出系统的内容,把最新的进展充实入书中。每一版教科书的编写都是对自己的挑战,工作过程千头万绪、充满艰辛。我总是会想起布劳恩瓦尔德,想起他的《心脏病学》(即后来的《Braunwald 心脏病学》)是怎样破茧而出的。

1972—1978年,布劳恩瓦尔德已经是心脏病学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专家,并且担任着布莱海姆医院医学部主席,承担着纷杂的事务性工作。他编好大致框架,安排心脏科同事撰写《心脏病学》的具体章节。1978年夏天,他放下手头所有其他工作,请同事代理医学部主席。他一头扎进《心脏病学》和《哈里森内科学》的编写中。布劳恩瓦尔德家里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心脏病学》房间,放着《心脏病学》的相关书稿和信函;另一个是《哈里森内科学》房间,放置《哈里森内科学》的相关书稿和信函。清晨,他出现在《心脏病学》房间,看文献、写书稿、整理目录;下午,出现在《哈里森内科学》房间,校对书稿、协调撰写;晚上,再回到《心脏病学》房间,直到深夜。

整整一年,他都待在家里。哪里也不去,不去讲学、不去开会,甚至研究也中断了。1979年6月30日,布劳恩瓦尔德完成了《心脏病学》手稿,11月《心脏病学》出版发行。

极致的专注获得了极致的成功。布劳恩瓦尔德不停歇地在心脏病学领域耕耘,并随着心脏病学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而进步。他在心力衰竭、缺血性心脏病、临床试验、医学教育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心脏病学》成为经典教科书,他甚至与时俱进,参与开发电子版教科书和在线资源。

从1954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了1200多篇论文,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而且,这其中有近一半发表在顶级医学杂志或顶级心脏病学期刊,包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循环》和《欧洲心脏杂志》等。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也令人咂舌,从2005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被引用次数超过5000次!

布劳恩瓦尔德无疑是我们心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是如何创造这些传奇,这些传奇如何伴随现代医学的进步?《从医生到医学泰斗:尤金·布劳恩瓦尔德与现代医学的兴起》给我们讲述了这些故事。

如果说哈维开创了现代心血管病学,福斯曼揭开了心脏介入的序幕,那么布劳恩瓦尔德则是当代心脏病学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因此,我向医生和医学生,尤其是心血管病医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推荐这本书,读布劳恩瓦尔德的故事,看心脏病学和现代医学的崛起,获得前行的力量。

葛均波

2018年8月

中文版序二

给在医学道路上探索的你

《从医生到医学泰斗：尤金·布劳恩瓦尔德与现代医学的兴起》(*Eugene Braunwald and the Rise of Modern Medicine*)一书讲述了医学巨匠尤金·布劳恩瓦尔德 60 多年潜心钻研心血管疾病的传奇经历。书中记录的他的经历不仅对我国心血管病学领域的医生、学者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更可以激励有志投身于心血管疾病防治的医生与医学生。同时,本书也讲述了心血管疾病及其治疗的演变过程,可以引导大众正确认识心血管疾病的严重性并提高疾病预防意识。

尤金·布劳恩瓦尔德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年幼时随家庭逃难到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并在 16 岁时考入纽约大学,由此开启了他传奇的医学研究之旅。在完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培训后,布劳恩瓦尔德来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任心脏病学部主任。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的十年间,他与同事们在心脏瓣膜病、心肌梗死、肥厚型心肌病和心力衰竭四大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1968 年,布劳恩瓦尔德担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部主席并筹建新的医学院。此后的 4 年间,他受邀编写医学教科书,开始在医学教育方面有所建树。他负责《哈里森内科学》心血管等部分的编写。与此同时,他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去实验室,并发表了他自认为最重要的论文《要素论》。

1972 年起,布劳恩瓦尔德接受了时任哈佛大学布莱海姆医院医学部主席的邀请,接替其担任医学部主席一职。布劳恩瓦尔德想要重建布莱海姆医院,并引进新的人才。他独具慧眼,通过广泛调查医学领域人才的背景并反复约谈见面、书信往来,了解他们的个性和想法。他既有才华又诚恳,总能吸

引或说服优秀人才来共同做事,实现双赢。与此同时,布劳恩瓦尔德还启动了一项发展初级医疗保健的项目,帮助提高社区医疗质量。

布劳恩瓦尔德是世界公认的近60年来在心脏病学领域贡献最卓越的人,他多方面的成就获得了超凡的赞誉。布劳恩瓦尔德坚信新一代的医学学术领导者应该是复合型的医、教、研“三面手”,这个理念会引领医生们成为更全面、更优秀的临床医生、教师和研究人员。如今已经近90岁的布劳恩瓦尔德谈及过往时说道:“我意识到,当你年轻、聪明、有动力,愿意每周工作100小时以上,并且有合适的条件时,你可以同时成长为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你可以一心多用。这是1加1等于3,或至少是2.5。”

本书的作者托马斯·H·李把布劳恩瓦尔德的故事和经历记录得流畅又精彩。在阅读过程中,你有时甚至会身临其境,感觉他就坐在你身旁,娓娓道来。对于任何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布劳恩瓦尔德的经历会告诉你追求严谨、注重细节的重要性。而对于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者,这本书更不能错过。相信即便是那些曾经反复听到过尤金·布劳恩瓦尔德名字,并阅读过他的学术论文或出版物的读者,在这本书中,也会通过了解现代医学发展背后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他,以及他对心血管病领域的卓越贡献。

本书由嘉会医学研究与教育集团赞助出版。在出版过程中,《NEJM 医学前沿》团队全程给予了积极的帮助。还要特别感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给予的专业出版支持和协助,使此书以完美的形态呈献给广大读者。如果你正在与医学相关的道路上探索,或者你关心医学发展史,这本书中的内容一定会激励你,加深你对心血管领域的认识和兴趣。

近年来,我国国民的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持续上升,患者人数已高达2.9亿,患病率和死亡率高居所有疾病之首。因此,希望本书的出版会更好地勉励心血管病工作者,同时提高国民对疾病预防和治疗的重视。

王建安

2018年8月

英文版前言

20 世纪下半叶,医学知识大爆炸。医学研究取得重大进步,使我们深入理解了疾病的原因,能够有效改变病因的治疗干预措施也在戏剧般地增多。对各种医疗方案进行严格的疗效对比成为可能甚至指日可待。研究获得的数据开始影响医生和患者。

这些进步和变化,在心血管病学领域尤其明显。1950 年,心脏病是“晴天霹雳”,无法预测、无法预防、无法治疗。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心肌梗死病死率从 30%~40%降至 5%~8%。纵观心脏病学和其他临床医学领域,一些无法治愈的疾病变得可以治疗,其中一些顽症甚至可以治愈。医学的进步驱逐了宿命论。

医学人文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演变。1970 年,当我还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临床实习导师曾经说过:“永远不要在患者面前查阅医书。”他告诉学生们,如果遇到不清楚的事情(例如正要开处方的药物用量),我们应该先给自己找个借口离开房间,在患者的视线之外查阅相关信息,然后再回房间继续工作,以示我们胸有成竹,一切都尽在掌握中。

那位导师不是骗子,他是一个聪明而有爱心的医生;他认为患者信任医生,是医患关系的核心。他说,保持这种信任的关键,是让满怀期待的患者觉得医生懂得一切(说到这一点时,他会用手指敲敲自己的脑袋)——“正确的都在这里”。这种信念存在于很多医生头脑中,直到今天。

我和同学们都以他为榜样。但表现“脑袋里有一切”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确实知道一切,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为此而努力。我们购买最新版本的《哈里

森内科学》，并且努力地阅读多达 2 000 页的整本书。

在 1979 年，“脑袋里有一切”或许是不可能做到的。随着医学的持续发展，这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像尤金·布劳恩瓦尔德这样的研究者们，生产着太多的新知识、太多的新检测技术以及太多的新疗法。在《医疗的混乱和组织(2009)》[*Chaos and Organization in Healthcare (2009)*]一书中，詹姆斯·摩根(James Mongan)和我描述了这个进步洪流如何被叠加在一个可悲的、无准备的、分散的医疗输送系统之上。这导致了混乱、低效、对安全性的挑战和令人失望的质量。我们争论过，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应是有更好的健康输送系统组织，我们还探讨了加速这类组织发展的政策。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没有意识到它会在许多方面成为其他作品的一个“先行篇”，这些作品将要描述淹没医疗体系的知识爆炸是如何势不可挡地实现的。我最初的目的只是讲一个好故事，讲述一个了不起的人的生活。

这就是那个人的故事——尤金·布劳恩瓦尔德的故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1979 年，当时我在波士顿的布莱海姆医院接受内科和心脏病学培训。在我职业生涯的前 17 年，布劳恩瓦尔德一直是这家医院医学部的主席。虽然我从未成为布劳恩瓦尔德研究团队的一分子，但我参加过他的许多教学会议，而且经常就职业生涯的问题向他寻求建议。

他给出的建议总是出彩、体贴、到位、有远见。他还告诉我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如何一直集中在试图回答重要问题(如减少心肌梗死病死率)的工作上，如何确保他的工作总是与他的宏观目标密切相连。他说他很幸运，能在蓬勃发展的公共机构里做研究工作，他还描述了一些他曾为确保这些研究取得进步而采取的措施。虽然我没有在每件事上都采纳他的建议，但我在做决定之前总会非常仔细地再三考虑这些建议。我和医学院的朋友曾经花了好几小时交谈，试图分析他是如何思考、如何筹划他的职业生涯的，简而言之，我们想知道是什么成就了布劳恩瓦尔德。

在本书开头提到的那次在 2009 年的谈话(在本书第 13 部分开始时有细述)中，我礼貌地问他在忙些什么，他说他“岁月如常”，还开了一个自黑的、有

点不满的玩笑,说对于他在80岁的高龄依然如此深地沉浸在教学和科研中,许多人非常惊讶。这个描述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于是我把自己考虑了25年的一个项目提出来,要求与他合作:把他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作为镜头,来观察过去半个世纪的医学演变和进步。

出乎我的意料,他同意了,这真令人高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每2~4周进行2小时的采访。作为对研究的补充,我又采访他的朋友和同事,尤其是伯顿·索贝尔(Burton Sobel)、唐纳德·赛尔丁(Donald Seldin)、珍·威尔逊(Jean Wilson)、乔纳森·乌尔(Jonathan Uhr)、约瑟夫·戈尔茨坦(Joseph Goldstein)、威廉·罗伯茨(William Roberts)、米尔福德·帕克(Milford Parker)、杰拉尔德·奥斯汀(Gerald Austen)、马歇尔·沃尔夫(Marshall Wolf)、劳伦斯·科恩(Lawrence Cohn)和约瑟夫·多西(Joseph Dorsey)。我非常感激他们慷慨地给予我时间(在这本书中,我会间接描述这些对话,包括一些已经故去的人的言论。这些引用都来源于我与其他各方的谈话采访)。

我也要感谢贝弗利·梅尔兹(Beverly Merz),她在编辑和组织本书手稿方面给予了大量帮助;还有汉克·格拉索(Hank Grasso)、芭芭拉·哈金斯(Barbara Harkins)以及他们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史办公室(Office of NIH History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同事们,他们对我的工作许多方面提供了支持,并且提供了布劳恩瓦尔德和他的同事们的许多档案资料照片。另外还要感谢杰里(Jerry)和谢里丹·卡瑟尔(Sheridan Kassirer),他们阅读摘录手稿并提出了深思熟虑的意见和鼓励;感谢阿拉娜·居(Alana Ju)——我神通广大的研究助理;感谢劳拉·库欣-肯德尼(Laura Cushing-Kidney)——我在美国联盟医疗体系(Partners HealthCare System)出色的行政助理;感谢阿曼达·乌尔本(Amanda Urban)提供明智的写作建议和出版策略。利·维斯(Leigh Weiss)和安娜·塔拉索娃(Anna Tarasova)对在附录中列出的布劳恩瓦尔德及其他主要研究人员的出版物做了出色的社交网络分析。我也要感谢我在联盟医疗体系的同事们,他们一直

相信,回顾过去以获得更深的洞察是我“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我最深的感激要献给我的妻子索海拉·佳里布(Soheyla Gharib),她从一开始就明白,关于尤金·布劳恩瓦尔德和现代医学的兴起的故事非常重要,若没有这个讲述,我们共同的知识生活不会完整。她了解(比我了解得还多)发生在我们职业生涯中的那些医学进步,她还看到,布劳恩瓦尔德的生活旅程与她的父母、我的父母以及其他来到美国的移民们的生活旅程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寻求安全以及做更多贡献的机会。她的热情、爱和支持终使这本书面世。

目录

简介

那个窗口 / 001

- 1 -

逃出欧洲, 1929—1939 / 005

- 2 -

一种美国教育, 1939—1948 / 016

- 3 -

医学教育和训练, 1948—1952 / 024

- 4 -

在西奈山医院和贝尔维尤医院的实习和研究, 1952—1955 / 044

- 5 -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临床助理, 1955—1957 / 056

- 6 -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1957—1958 / 071

- 7 -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黄金年代”，1958—1968 / 084

- 8 -

在圣迭戈建一所医学院，1968—1972 / 127

- 9 -

重建布莱海姆医院，1972—1980 / 152

- 10 -

增长和集成，1980—1996 / 176

- 11 -

科研的演化 / 197

- 12 -

教材和教学的演化 / 221

- 13 -

岁月如常 / 232

附录

布劳恩瓦尔德对医学领域的影响 / 242

注释 / 250

简介

那个窗口

1965 年的一个下午，尤金·布劳恩瓦尔德站在奥地利维也纳肖顿林 (Schottenring) 大街一条安静街道的人行道上，抬起头，他能看到泽林卡伽瑟 (Zelinkagasse) 4 号门二楼的客厅窗户；他曾经在这所宽敞的房子里与父母和弟弟一直住到 1938 年，那一年春天，尤金·布劳恩瓦尔德只有 8 岁，但他能记得人群因纳粹士兵以及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本人的到来而欢呼——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他记得有一天晚上，就是透过那些窗户，他看到父亲与邻居中的其他犹太男人被迫登上了一辆卡车。他想起了他的家人此后不久是怎样抛下了所有财产而逃离家园。

那次匆忙离开数十年之后，尤金·布劳恩瓦尔德成为哈佛医学院 (Harvard Medical School) 教授，以及波士顿的布莱海姆妇女医院 (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 医学部主席。他成为研究成果最多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心脏病学者。他访问维也纳，参加许多医学会议，但直到 1965 年，他才第一次回到自己孩提时代的家乡。

当尤金·布劳恩瓦尔德站在泽林卡伽瑟 4 号门外时，数以百计的心脏病学研究人员正聚集在附近的一场医学研究会议上。他们都认识尤金·布劳恩瓦尔德，尤金·布劳恩瓦尔德在 35 岁时已不再是心脏病学的“神童”，而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心血管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会议上，研究人员把他指给其他人看，当他提问或评论问题时，他们寻求每一个字的意义。但是，当他站在承载着他最早记忆的大街上时，却没有人认出他。

尤金·布劳恩瓦尔德跨过了那条街，敲了敲门。一位中年妇女出来回应，尤金·布劳恩瓦尔德解释说 he 很久以前曾经住在那里，问她介不介意让他进去看看。她打开门，让他进来。

当他静静地少年时代的家中徘徊时，他没有说话。当然，现在房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天花板仍然很高，木制品依然优雅。每个房间都释放出如潮的回忆，尤其是饭厅，有着无尽的记忆：一家人在晚餐时长久地讨论歌剧；父亲常从隔壁他们的服装店里快速跑回家匆匆吃午餐；还有，在 1938 年春季，就在他们的餐桌边，那个党卫军军官坐在他家的餐桌旁，一边啜饮着咖啡，一边毁掉了布劳恩瓦尔德家族的服装生意。

直到那个春天，布劳恩瓦尔德家族一代又一代地过着平凡的生活。他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们经营的纺织品批发业务蓬勃兴旺。因为布劳恩瓦尔德家的生意很好，招致耀武扬威的党卫军来到他们家，强迫他们关门并廉价出售资产。正在“清算”生意时的一个晚上，威廉·布劳恩瓦尔德 (William Braunwald) 遭到了逮捕，家人看着他被带走，大概被关进了劳工营。然而，第二天他就被释放了，多亏他的妻子克莱尔 (Claire)，向来家中监督资产处理的党卫军军官说尽了好话。

那次幸免于难之后，布劳恩瓦尔德的父母知道他们不得不离开维也纳，而且越快越好。1938 年 7 月 30 日，他们带着一些午餐，装着要出去野餐的样子，母亲告诉两个年幼的儿子必须这样做。他们上了电车，然后换了一辆出租车，接着乘上火车，之后进入了瑞士，最后转道来到伦敦。在英格兰住了 15 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于是他们又来到了纽约市，那天是 1939 年感恩节后的第二天。

自那次逃难 26 年后的今天，布劳恩瓦尔德才第一次回到了他儿时的旧居。他走到客厅的那个窗户边，就是在这儿，他眼看着父亲在 1938 年春天的夜晚被带走。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几分钟，沉思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

当布劳恩瓦尔德最后一次待在这所房子里时，生存对他和家人来说是不确定的。他们没想到他们会从维也纳来到美国，也不知道年轻的尤金也将在 19 岁时成为他家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几年之后又成为一位医生。那时医学院对犹太人入学人数有严格的配额限制，布劳恩瓦尔德将是他入学那年 (1948 年) 获准进入纽约大学医学院读书的最后一个学生，而他将名列前